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畧附編卷五 丙寅年

十月十一日甲申德楞泰倭什布奏言竊 臣 倭什布聞賊匪等窮蹙乞降之信隨卽至德楞泰大營維時蒲大芳王文能等隨同楊芳截回竄匪後復帶領大小賊目等前至 臣 德楞泰軍營環跪求饒繼以痛哭 臣 等詳悉嚴訊據供陳達順陳先倫當日起意主謀殺官破城情由衆口一

詞與前奏供詞無異詰以蒲大芳既非主謀何以僞稱總元帥據王文龍等供稱陳達順陳先倫性情暴戾武藝又好自起事以至洋縣破城石泉攻城皆伊二人主使王倖雖同他在一處因患病並未管事後來病好聽見老楊弋人楊五大人俱帶兵來王倖王文龍蒲大芳就與陳達順陳先倫商量要想投出陳達順陳先倫不

依我們見他行事太兇又不敢各自逃散就大家商議叫蒲大芳出來幫他做些主張以求生路蒲大芳就與陳達順等商量另立條規只可掠食不許擅殺百姓擄掠婦女陳達順等也就依了到了孝義陳達順要由東川到商州河南去蒲大芳聽得德侯爺兵在西路與我們背地商議若出峪口沿山西去可以就近投營訴明

情節遂力勸陳達順等說峪口糧多可以掠食陳達順等拗不過衆人一同行走到了鄠縣城下與官兵相近晚間陳先倫去撲營數次未能撲動到了天明蒲大芳等看見楊五大人遂哄陳先倫說後路又有大兵來了陳先倫率衆退走官兵追出傷了好些人後來到方柴關遇見馬隊並四川官兵我們還抵拒了一回所以蒲

大芳受傷旋見扎大人同老楊大人兵來并聽
說德侯爺大兵也到我就在陣前丢了器械哭
求饒命陳達順陳先倫向貴三人尚在後隊催
戰蒲大芳王文龍王倖劉順張坤戴興隆陳才
劉月盛索貴董貴宋發元林大貴郎林大武劉
興等就跑回後營將陳達順陳先倫向貴三人
哄到棚內綑綁獻出的當日在寧陝將陳達順

等原叫我們去算錢糧不料到了當場陳達順先就動手我們在一處勢成騎虎只得受其脅制實不敢有意謀反若果有此意依著陳達順等由商州到河南地方富庶又無大兵豈有不去轉向德侯爺臨近的地方自尋死路麼只求
恩典等情至在江口截住之一千數百人當經楊遇春督同楊芳逐一查點訊以逃竄緣由據

大衆僉稱我等俱係被脅百姓當日聽說大家投降我等人人喜歡原就停住聽信二十五日晚間頭目朱有貴李得歧大才唐添周得九人到各棚傳令說他們雖然降了我們還是各尋頭路不受拘束又可混喫喝我訓起初原不聽他他們就將我們殺內一個姓王的殺死我們畏懼隨行逃到江口幸大人們趕來將朱有貴

等殺死我們就有命了只求釋放等情楊遇春
等因此起人數有一千四五百名之多內陝省
民人居其大半當即逐名訊問籍貫住址分別
酌給路費遣令回籍其餘被脅難民除先已遣
回數百人外尚有一千六七百名連日亦俱次
第遣散統計前後資遣共有三千八百餘名收
繳長矛三千五百餘桿礮二位鳥鎗三十餘桿

其中雖不免有遊手好閑之徒與難民間雜但
人數甚衆均已棄械來降不能立辨良莠 臣德
楞泰派令營中員弁隨路分投巡緝如有在途
逗遛滋事者立即嚴拏懲辦以免攢聚滋事 臣
倭什布亦行知所在地方官嚴密稽查妥爲安
插此等脅從之衆散則易辦聚則難誅 臣等惟
有督飭地方文武隨地隨時嚴加稽察以杜後

患惟未經收集之時見有隨同叛賊之遊匪難民及洋縣監犯各處軍流人犯二三百人拋棄軍械陸續逃散臣德楞泰現經飛飭地方官分別嚴行查緝監犯軍流等均有姓名可稽自不難於弋獲其隨同滋事兵丁原共有三百九十九名除被官兵陣前擊傷並沿途逃亡事故外尚存二百四十四名俱經前來大營匍匐乞命

情形極爲畏懼臣德楞泰委員隔別研訊僉供當日總被陳達順陳先倫等哄誘被脅致罹重罪與蒲大芳等所供無異臣伏思兵丁叛逆爲

我

朝百數十年從來未有之事本當悉數殲除即窮蹙求生亦不必避殺降之戒但人數多至四五千名臨陣誅鋤既不免玉石不分多殘生命而

一經剿敗該匪熟悉路逕勢必竄入老林苟延殘喘冬令冱寒之際似不值以如許之兵受其牽掣糜餉勞師且賊目蒲大芳王文龍等十數人究曾擒獻首逆陳達順等三人又復將逃竄遊匪朱有貴等五人立時擊斃使餘衆不致他竄尚知悔罪求生與始終怙惡者稍爲有間 臣德楞泰並查得蒲大芳王文龍等於嘉慶二三

年間即在軍營隨同打仗亦曾著有微勞此時
爲陳達順等脅從鬧 臣 兵到即十分畏懼率衆
投誠擒渠自贖雖有從逆之跡尚無謀叛之心
洵屬可信楊遇春楊芳平時深得兵心連日體
察衆情亦力保其斷無反側之虞至所存兵丁
二百二十四名內寧陝中營兵六十四名左營
兵十六名城守營兵九名東江口營兵十四名

四畝地營兵二十名華陽營兵四十七名留壩江口營兵五十四名　臣　現擬遴選該兵等向來畏服將弁分投管帶暫歸原營約束操防該兵等人數無多分駐數處管帶將弁又能得力自可相安　臣　於善後案內仍當酌量情形妥爲調劑以期永臻寧輯除即令扎克塔爾於本日馳驛回京詳細面陳一切情形外所有善後事宜

臣等次第分別妥辦奏入

上諭內閣曰寧陜叛賊滋事一案朕以賊匪既經窮蹙請命人數衆多自斷無概予駢誅之理然其犯罪甚重亦豈能不分別懲辦因降旨德楞泰令其於賊營造冊到時除實係裹脅難民先行釋放外其餘從賊之犯仍當按律定擬分別監禁具奏請旨酌量核辦乃本日忽據德楞泰倭什布奏到除

查係被裹難民次第資遣三千八百餘名之外有
隨同叛賊之遊匪難民及洋縣監犯各處軍流人
等二三百名於未經收集之時先行拋棄軍械陸
續逃散現已嚴行查緝至隨同滋事兵丁除被官
兵擊傷並逃亡事故外現存二百二十四名擬選
將弁分投管帶暫歸原營約束操防等語所辦錯
謬已極賊匪罪犯不赦卽因其畏罪乞降亦不過

貰其一死已屬法外施恩豈有竟仍令各歸原營充當兵丁之理該叛賊等本由鄉勇充當營兵自作不靖今因其悔罪歸誠毫無罪譴不但該匪等罔知儆畏且與各營守分官兵無所區別何以靖人心而肅軍紀從前剿辦三省邪匪彼時賊匪數十萬人無不臨陣痛剿懾以軍威即有棄械投出之人經領兵大員等查訊實係被賊逼脅方免一

死何嘗稍示姑息邪匪等懾威畏法方能辦理淨
盡次第蕆功彼時德楞泰身在行間寧不知之若
彼時亦照德楞泰此次辦法一味懦弱壞法養奸
又安能令三省敉寧乎德楞泰上次奏報到時朕
所降諭旨甚明自當候旨遵辦今率將叛賊歸伍
其膽大專擅尤出情理之外本當從重懲治姑念
其前在川陜等省帶兵剿賊曾著微功是以不加

嚴譴德楞泰著退去御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管
理兵部事務管圓大臣將上次所給議叙撤回仍
傳旨嚴行申飭交部議處此不過稍示薄懲若伊
非剿辦教匪有功之人竟當立予罷斥至倭什布
係本省總督即伊自爲本管地方起見亦當計及
萬全免貽後患乃並不詳慎熟籌輒行附和入奏
實屬糊塗冒昧著交部議處伊人本無能且年老

難勝總督之任著來京聽候部議所有陝甘總督員缺著全保調補該督接奉此旨不必來京請訓著即馳驛前赴新任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方維甸倭什布曰本日德楞泰奏報賊衆縛獻首逆後全數投誠被脅難民次第遣散酌給路費回籍並將現存滋事叛賊二百二十四名擬選選將弁分投管帶暫歸原營

約束操防等語所辦錯悞之極已明降諭旨將德楞泰等示以薄懲矣此項寧陜叛兵於充伍食糧後敢於率衆戕官攻城擄掠本屬罪犯不赦較教匪更重斷無寬宥之理嗣因聞知德楞泰調集官兵二萬餘名四面圍捕該匪等畏懼聲威始縛獻首逆請命乞降前次德楞泰奏到時朕因該叛賊等尚有一線可原仍著德楞泰將該叛賊等按律

分別定罪候旨核辦原擬俟奏到時貸其一死已屬格外施仁乃德楞泰並未接奉諭旨輙奏請將現存叛賊二百二十四名遴選將弁管帶仍歸原營入伍實從來無此辦法試思該逆等罪犯不赦一旦哀告乞降覔得脫然無事並可回原營食糧不獨該叛賊等無所畏憚即各新兵亦罔知警惕且似此廢法不行各直省鎭將又將何以馭營

伍弁卒乎況該逆等滋事已兩月有餘所蹂躪地
方百姓受其荼毒官弁被害者若干人德楞泰並
未將應如何撫卹之處奏及直將叛賊等遣歸原
營並稱其充當鄉勇時尚有微勞足錄試思辦理
庶務要在功罪分明有功必賞有罪亦必示罰若
有功之人獲罪亦可置不論豈議功有典即罪犯
不赦竟可曲從寬貰乎看來此事竟係德楞泰一

人主見而倭什布從而附和日前方維甸奏稱賊匪乞降後設仍令歸伍恐復留後患等語朕即以斷無此辦法降旨將該撫申飭令德楞泰竟如此奏辦在方維甸必係聞知軍營有此議論或竟係德楞泰於調集大兵時先行招降不獨許以免死並許其回營而方維甸不以為然故密行具奏是方維甸日前所奏尚不為無見何德楞泰昏憒糊

全一至於此乎殊不可解大負朕恩大損國體覽

奏憤懣之至此事著仍交德楞泰會同方維甸妥

爲辦理除裹脅民人及游匪業經全數散遣外所

有已回原營之叛賊二百二十四名應即遵前旨

傳到明告以恩免一死仍當分別擬罪候旨遵行

若伊等不服拘喚即當示以兵威立行誅僇若聞

信潛逃亦當分兵搜捕拏獲時即行正法現在各

省官兵除停止撤回外其未撤之兵德楞泰務即
體察情形暫行酌留俟遵旨將叛賊二百二十四
名定罪發落其問擬遣戍者概送出嘉峪關後再
將兵丁全行撤回不可稍有疎玩彼時德楞泰方
可起程回京至各營未動新兵前有旨令德楞泰
等酌量移併此時且不必辦理惟當密飭該管鎮
將嚴明約束免致驚疑俟地方寧謐徐為經理庶

大烈現尚未起程回京著留在德楞泰處幫辦一
切至此次遣散民人酌給路費回籍所辦亦屬錯
謬此等資遣民人至三千八百餘名之多並非盡
係被裹難民其中遊匪亦屬不少甚至有洋縣監
犯及各處軍流人犯在內即真係被脅民人其相
距各原籍近或數十里遠亦不過數百里祇當令
其各自回籍何必給以路費若遊匪本係無賴之

徒不繩之以法已屬寬典豈可更給以費用乎此項資遣民人回籍費用過銀若干兩不准開銷公項著德楞泰倭什布二人賠出歸款

十二日乙酉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曰昨因德楞泰辦理寧陝叛賊一案將乞降叛賊二百二十四名仍令歸原營充伍所辦錯謬之極已詳悉明示加以薄懲

今再四思維德楞泰辦理此事種種失當不可枚
舉殊增憤懣從來受降二字祇可施之外域誠以
該國民人未隸版圖或自作不靖命將征討懾於
兵威請命乞降方可俯允所請若內地亂民與罪
投出已不可謂之乞降況曾經充伍食糧尤當按
軍法以示鈐制豈有業經謀叛仍得晏然無事者
乎且即以尋常刑律而論殺人者死即有自首明

係亦祇綏其立決仍問以斬絞人於情實秋審時亦必予勾所以重人命也今叛賊棄械投出亦只可比之自首其應得罪名較之殺人罪名輕重懸絕即以人命抵償相例彼一命一抵尚不輕赦况叛賊所殘害良民不知幾許並有該管官弁若干人即將該賊等全行誅戮不足以償無辜被害之人何德楞泰全未見及此不但不將叛賊問擬罪

名轉令其歸伍食糧全無懲治此內有曾充鄉勇得有軍功頂戴者仍令其玷辱名器似此廢法不行國家綱紀安在乎德楞泰辦理軍務有年初不料其糊塗舛謬一至於此昨有旨令德楞泰俟叛賊問遣械送出嘉峪關再行撤兵回京今思叛賊二百餘名固須按名問擬而現在業已遣散民人其中遊匪不少亦須設法安輯彈壓設此輩稍有

滋事或應示以軍威之處仍當令德楞泰一手經理是以將德楞泰補放西安將軍以資鎮撫該將軍務當詳悉籌辦期於地方永臻寧謐稍贖辦理叛賊錯謬之咎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方維甸曰前據方維甸奏探聞賊匪縛獻首逆率衆乞降恐受降之後設仍令歸伍則聚處南山復留後患等語朕於召見軍機

大臣時即會面論及此以方維甸此奏必係風聞軍營中有此謬論不以爲然恐其計出於此是以預爲密奏彼時所以傳旨申飭者非申飭該撫所奏不當實欲使德楞泰於接奉之後自知慚沮也乃不料昨日德楞泰奏報竟欲將乞降叛賊二百餘人仍行歸伍實出情理之外是方維甸前奏竟屬有因而德楞泰之辦理錯謬一至於此不勝憤

懲之至因思德楞泰於畏罪乞降之賊不候諭旨釋回原營若果係賊匪自行乞降已屬辦理錯謬倘德楞泰先有招降之事則尤為失體此次德楞泰先到陝時並不趕緊痛剿總以等候調兵為詞遷延冬日迫經朕再四飭催始行派兵接仗旋卽奏報受降恐竟係德楞泰先有招撫之見或經旁人慫恿遂全不以剿辦為事專行設法招致甚或

先許叛賊以既降之後不但全貰其罪仍准入伍
食糧是以該逆等一經乞降即准令各歸原營又
如蕭大芳一犯德楞泰上月二十七日奏報該賊
被官兵圍剿戳傷胸腰數處滚跌落馬幾被擒獲
其受傷情形已爲極重而初四日奏報摺內祇稱
該匪率領多人在陣前拋棄兵仗痛哭乞命於該
犯上次受傷之處全不叙及前後相距共祇六日

若蒲大芳受傷果重此時豈能全愈如蒲大芳受傷本不甚重業已全愈則德楞泰前奏蒲大芳傷重之詞即不免有粉飾之處著方維甸密行訪查究竟德楞泰有無先往招降之事是否係伊一人主見抑係軍營內何人慫恿並伊所奏蒲大芳受傷情形是否確實俱即據實奏聞

十五日戊子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勒保曰德楞泰初到陜省時紛
紛咨調官兵節經降旨飭催惟以候調兵力爲詞
並未與賊接仗任令肆劫滋擾追至叛賊潛出峪
口沿山西竄始據報楊芳扎克塔爾等先後截剿
賊匪大挫兇鋒並稱首逆蒲拜子身受重傷幾被
擒獲嗣又據報蒲拜子率衆縛獻首逆環跪乞命
彼時朕即降旨諭德楞泰以該逆等人數衆多係

經窮蹙乞降自無概予駢誅之理令其於賊營造冊呈到時除裹脅難民先行釋放外其餘從賊之犯分別會否入伍食糧及遊匪軍流人犯按律定擬具奏候旨遵行乃德楞泰並不候旨辦理將賊中投出之三千八百餘名悉予資遣其中先經從賊之遊匪及軍流人犯曾經助賊抗拒官兵者悉置不問其滋事兵丁二百二十四名遴選將弁分

投管帶暫歸原營約束操防所辦糊塗錯謬已極叛賊罪犯不赦即因其畏罪乞降不過貸其一死已屬法外施仁豈有概行資遣並令各歸原營之理勸保久任封疆經歷行陣試代爲設身處地自斷不肯如此將就了事即德楞泰從前屢次帶兵熟悉軍旅亦似不應出此乃竟壞法養奸出入意想之外不知是何居心即如蒲拜子受傷一節係

於上月二十七日奏到稱該逆被官兵圍剿戳傷胸膛數處滾跌落馬是其所奏受傷情形甚爲著重至本月初四日復據稱蒲拜子率衆乞降而於該逆前次受傷之處並未叙及試思前後相距僅有六日何以奏報情節不符若該逆果受重傷豈能即時全愈若受傷本不甚重則德楞泰前此奏報蒲拜子身受重傷祇係揑詞粉飾即伊所稱大

挫兇鋒之語亦不足信竟係一意招降罔知大體或係德楞泰一人主見倭什布從而附和或另有從中慫恿之人不可不訪查明確著勒保留心查詢據實密奏勒保與德楞泰素稱投契不可稍有瞻狥隱飾爲要

二十日癸未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方維甸曰德楞泰於投誠叛匪

率令歸營其舛謬實出情理之外伊自本月十二日奏報後連日未據續有報到自緣接奉初四日諭旨見朕指示辦理之處自知謬悞或已將遣令歸營之降匪二百二十四名復行截回遵旨分別定擬罪名方維甸現已馳赴軍營務當會同德楞泰詳悉查辦將降匪二百二十四名訊問明確按其情罪輕重將應擬斬絞軍流各罪名分別等差

開單請旨如果有情罪甚輕者卽僅行革除名糧
亦無不可但斷不得令歸原營總須條分縷析據
實具奏亦不可因德楞泰所辦錯謬屢奉嚴旨卽
概行擬置重典不加詳察以致辦理失當至寧陝
營汛兵房既多爲賊殘燬應否無庸添建抑仍當
酌量修理其寧陝缺額新兵自以停止募補爲是
若必須添補足數亦祗可在於他處陳兵內調往

總不當另募新兵所有現在安靜守分之新兵數
千名尤不可稍露防範形迹將來或使之分營以
資鈐制或逐漸裁撤歸併惟當不動聲色密爲規
畫措置俾人心鎮定地方寧謐爲要此係地方善
後緊要事宜德楞泰於辦理畢後即回西安將軍
之任無地方之責方維甸係本省巡撫責任綦重
尤當與全保楊遇春等加意詳愼期於事事周妥

方免後慮再德楞泰於辦理寧陜降匪一事或有何人慫恿抑或德楞泰意欲如此軍營中會有阻止之人德楞泰堅執不從著方維甸密派精細之員詳加訪察據實具奏再德楞泰此次屢遭譴責補用西安將軍有無怨望情事及伊到任後有無擅作威福之處並著方維甸隨時留心密查據實具奏如果伊屢奉嚴諭自知愧悔小心任事亦即

據實奏聞

二十一日甲午德楞泰奏言竊照陝省軍務完竣

所有前調川楚陝甘官兵應即以次凱撤歸伍

現均於初七八九初十十一二等日分路各回

原營至臣同倭什布楊遇春現在暫留官兵四

千二百名內川省重慶建昌兵一千名甘肅督

標營河州兵二千名固原兵一千名陝西軍標

兵一千二百名俟善後營制事宜辦有頭緒再
行分起凱撤理合奏
聞再臣欽奉
諭旨令撫臣方維甸帶同臬司素納前來會辦善後
事宜督臣倭什布俟方維甸趕到後即可回甘
將督標河州兵一千名順帶歸伍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方維甸日前於初四日

據德楞泰奏到寧陜賊匪震懾乞降當經降旨諭德楞泰於該匪等造冊到時詳加酌核除實係裹脅難民先行釋放外其餘從賊之犯應得罪名仍著按律問擬一面將各犯監禁一面奏聞候旨訓示至為明晰德楞泰奉到後自已知伊等續奏之摺辦理錯謬乃並不將未經候旨遵行之處具摺認罪亦未將奉到諭旨後又作何核辦之法詳晰

聲明彰似此事業經完善別無應辦之件豈德楞泰於前降諭旨竟未寓目而倭什布前既會銜具奏亦置之不問竟將諭旨指示之處不以爲事任意抑擱乎殊不可解居心竟不可問矣德楞泰倭什布均著傳旨嚴行申飭至摺內所稱現在暫留官兵四千二百餘名較之叛賊數已十倍有餘德楞泰惟當會同方維甸遵照節降諭旨將叛賊二

百二十四名分別定擬妥為辦理毋得再有草率疏玩致干重戾倭什布現在已非陝甘總督無事可辦即前往科布多換班毋庸在陝逗留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全保曰前經降旨將陝甘總督員缺著全保調補令其速赴新任會同德楞泰方維甸妥辦一切事宜本日據德楞泰會同倭什布奏摺係十三日拜發伊等已接奉初四日所降

諭旨經朕指示將賊營中拔出首夥分別按律問擬一面將各犯照例監禁奏明候旨辦理乃並不將辦理錯誤之處自行請罪亦不將現在如何撤回改擬之處先行奏聞但具報凱撤官兵其意以為軍務已竣所有奉旨飭辦之事並不覆奏一字實屬膽大謬妄著全保即馳驛星夜前赴陝省會辦一切並將此次德楞泰等奏摺發給閱看

同日

上諭內閣曰倭什布著施恩賞給二等侍衛授為叅贊大臣自備資斧前往科布多更換恒伯來京不必請訓

欽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附編卷六 丙寅年

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德楞泰奏言竊臣督剿叛賊

辦理錯謬仰蒙

嚴旨訓飭實覺無地自容惟此起賊匪聚衆已至數千前此扎克塔爾等帶兵至方柴關地方與賊接仗僅擊殺賊一二百數十名官兵亦有傷亡追後隊伏賊趕至官兵復與鏖戰因賊數衆多官

兵四散扎克塔爾楊遇春帶領親隨數十人拒敵賊衆將扎克塔爾等圍住正在危急之際適蒲大芳王文龍等率衆趕至楊遇春馬前棄矛跪哭乞降經楊遇春諭令如果誠心悔罪求生須將賊衆撤回並獻出首逆再行定議蒲大芳等立將陳達順等三人縛獻並撤退賊衆是以扎克塔爾等稟知 臣 德楞泰准令受降維時另

有一股賊匪千數百名內朱有貴首先不願投降執旗向江口逃竄蒲大芳率衆跪求隨同楊芳截追將朱有貴等五人扎死匪衆始行停槷

臣因當時若不准其投降恐該匪等分路逃竄以致冒昧辦理又此次四川川北之兵與甘肅河州之兵一經賊匪衝突當即四散薛大烈溫春帶領東三省馬隊在綠營官兵後行走距賊

不遠一聞有伏賊綠營官兵輒行驚奔山梁並
未力戰緣衆兵自軍營凱旋未久尚未息肩均
藉詞本身有應扣之項不能度日是以與賊相
遇俱不肯捨命向前卽有巴圖魯侍衛勁兵其
勢亦單總之兵不得力賊匪並非窮蹙乞降臣
等以此奏懇
聖恩網開一面並聲明俟大局辦定再為請

旨分別懲創臣冒昧之見祈旨將各匪等交楊芳等帶

歸原營約束

奏明於善後案內酌量辦理欲使該匪心無恐懼

轉可羈縻惟初五日摺內未經詳悉聲敘祇令

扎克塔爾回京面

奏實係臣昏憒糊塗惶恐愧悚之餘實覺無以自

解茲奉

諭旨卽將該匪等傳到明白宣示分別酌定遣戍候

旨遵行但該匪等甫經分投歸伍行走安靜惟有長

武營外委余貴餘丁周四於難民遣散之時中

途搶奪散布謠言一經楊遇春拏獲禀報 臣 郎

批令正法若將此外行走安靜之人一併拏解

設或乘間奔逃卽以未撤兵力整隊進山又恐

該匪等不服拘拏鬨風竄擾 臣 再四籌酌並與

薛大烈楊遇春等咨商惟求

皇上暫寛時日卽日方維甸到營咨 臣 等妥商辦有

頭緒另行奏請

諭旨其於遣散之人酌給路費一節計用過銀二千

七百零二兩奉

旨令 臣 與倭什布分賠除倭什布應賠銀兩已在甘

省藩庫自行呈繳外所有 臣 名下應賠銀一千

三百五十一兩已寄信臣之子蘇沖阿具呈本
旗在於臣應得俸銀內扣繳歸款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仝保方維甸曰本月遞
到德楞泰覆奏接奉訓飭諭旨一摺據稱賊匪已
至數千方柴關一仗僅被官兵擊殺一百數十名
賊非實未窮蹙等語賊匪聚衆滋事或因官兵剿
戮無路逃生投降乞命此則情理所有今既稱實

未十分窮蹙何以賊匪遽爾乞降顯係有挾而求
德楞泰並不妥爲籌酌分别核辦輒將賊聚三千
餘人貲給遣散甚至將曾充兵丁之賊匪二百數
十名歸入原營壞法養奸莫此爲甚摺內稱將該
匪等歸入原營約束奏明於善後案內酌量辦理
等語似此二百二十餘名叛賊尚未令其入伍食
糧若果如所奏則德楞泰之咎尚輕但據前摺內

稱遴選將弁分投管帶暫歸原營約束操防夫操防乃營伍之事豈既令操防猶非入伍食糧乎所奏亦屬自相矛盾現在全保方維甸均可先後到彼德楞泰惟當會同遵照節降諭旨將此二百二十四名叛匪分別定擬罪名具奏仍一面明晰曉諭以該匪等聚衆滋事攻城戕官本皆罪應凌遲法所不宥今因爾等投出乞命並擒獻賊首貰爾

極刑免爾一死已屬格外恩施但應得罪名總當
問擬奏明候旨爾等如稍不安靜即當立寘典刑
使該匪等共知感畏若此內有鬧風竄逸者卽應
嚴挐務獲立予正法其或稍形桀驁竟有蠢動情
形德楞泰等現有留防兵四千餘名卽當乘此兵
力悉予殲除一名不留以示懲儆其餘散遣之三
千餘賊夥並當飭知地方官隨時查察如再稍有

滋事即應拏獲正法不可再有姑息此事並非朕
辦理從嚴恭查乾隆五十九年
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錄康熙年間有河南南陽鎮總兵高成
標下兵丁因查拏賭博至知府署內爭鬧將知府
沈淵擡至教場凌辱旋經將該兵丁等按律辦理
之事因衆

聖諭以各省營兵若該管官約束不嚴易於滋事通飭
督撫提鎮等督飭營員隨時查察嚴行管束我
皇祖
皇考如此垂訓至朕何闒茸委靡至此朕實不甘試思
兵丁爭鬧公署凌辱官長已屬罪在不赦今以曾
隸營伍之人公然糾眾謀逆攻城戕官核其情罪
輕重十倍貸其一死寧非逾格寬典何得竟置之

不問耶著德楞泰全保方維甸悉心籌核妥議具

奏毋得再有草率舛誤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全保方維甸曰本日據德楞

泰奏稱此次扎克塔爾等帶兵至方柴關地方與

賊接仗後隊伏賊趕至官兵四散正在危急之際

適蒲大芳王文龍等率衆趕至楊遇春馬前棄矛

乞降並將陳達順等三人縛獻撤退賊衆是以扎

克塔爾等稟知德楞泰准令受降另有一股賊匪千數百名向江口逃竄蒲大芳復率衆跟追將朱有貴等五人扎死匪衆始行停紮德楞泰以當時若不准其投降恐該匪等分路逃竄是以冒昧辦理又稱衆兵自軍營凱旋未久尚未息肩藉詞本身有應掉之項不能度日是以不肯捨命向前總之兵不得力賊匪並非窮蹙等語與德楞泰前奏

不特伊前摺稱該匪等震懾軍威窮蹙乞降然並未候旨分別核辦已屬錯謬閱此次所奏則是德楞泰辦理受降竟全係因調到之兵懦怯退避所致其受降益不足信乃遣令各回原營不顧後患辦理更爲紕謬當即傳到扎克塔爾詢問據稱方棠關遇賊時緣營官兵被賊衝壓間有散失情形屬實惟所稱藉詞有應扣之項不能度日之語伊

並未聽聞看來德楞泰所奏未免過當而綠營官
兵遇賊恇怯自屬實在情事國家養兵以備徵調
若似此畏葸無能臨陣逃散營伍廢弛已極不可
不嚴行整飭著傳諭全保方維甸此時先將降匪
二百二十四名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分別妥爲核
辦一面密行訪察將此次退避四散者究係何省
何營兵丁何人首先散去是否有營員在內若有

四川之兵一面具奏一面密咨勒保辦理兵丁等有無怨望之語查明得實務須將首先逃兵嚴拏懲辦以肅營制而勵戎行此事頗有關係必須慎密妥辦不可稍有流露致生枝節此為最要再兵丁有何應折之項已折若干未折若干密查密奏若令眾兵得知先治汝二人之罪慎之

同日

上諭內閣曰扎克塔爾受
皇考及朕厚恩在御前侍衛行走多年洊擢至護軍統
領此次派剿寧陝叛賊事竣回京後論及軍營受
降情形扎克塔爾陳奏登覆之詞多有不實不盡
本日德楞泰將方柴關受降緣由詳悉具奏復令
軍機大臣將扎克塔爾傳至詢問陳出實情並據
稱前次召見時未經奏及顯係聞有德楞泰奏報

始行據實直陳其前次隱飾之咎實無可辭扎克
塔爾著退出御前侍衞在乾清門侍衞上行走仍
交部嚴加議處至伊等帶兵剿辦叛賊並未痛加
殲戮僅以受降完結所有前次兵部議敘扎克塔
爾溫春薛大烈楊遇春給與軍功加級紀錄之處
俱著註銷
十一月初二日乙巳

上諭內閣曰兵部奏議處扎克塔爾請照有意隱諱革職例革職扎克塔爾派往陝省軍營隨同德楞泰剿辦寧陝叛逆德楞泰率准受降又不候諭旨遽將叛逆二百二十四名交與將士管帶各回原營並將賊營內三千餘人不問其是否係地方遊匪及監犯軍流等竟與被裹之人一律遣散種種紕繆不可枚舉全係德楞泰之罪至扎克塔爾與

楊遇春均祇偏裨不能專主其事若朕因受降治
諸將領之罪則楊遇春卽與扎克塔爾同在一路
帶兵楊遇春旣未加罪自亦不以此罪扎克塔爾
若扎克塔爾於朕面詢軍務時詳細確陳原可不
必交議乃扎克塔爾於到京之時經朕面加詢問
祇稱賊匪畏罪請降其於追賊至方柴關兵散被
圍各情並未言及朕復令軍機大臣詢問亦同迨

上月二十七日德楞泰奏到詳細情形朕復令軍
機大臣傳到扎克塔爾詢問未將德楞泰原摺給
看扎克塔爾慮及德楞泰據實奏明始行陳出實
情是扎克塔爾前奏殊屬不實不盡其隱飾之咎
實無可辭是以將伊退出御前侍衛降爲乾清門
侍衛撤銷前次議敘交部嚴加議處連日部議未
上之先朕詢問自軍營回京之富翰溫春椓吉斯

塔爾等其言扎克塔爾等在方柴關追賊被圍情
節恐屬相符今兵部議以革職固屬咎所應得但
朕於諸臣功罪或輕或重務期權衡至當不肯稍
有偏畸扎克塔爾之罪在於隱飾而較之慶成則
有不同慶成本年陛見來京朕於召對時因其曾
經勦賊立功受傷屢沐恩施當詢以曾否得過雙
眼花翎慶成輒信口謊稱在副將任內曾經得過

雙眼花翎追詳查檔案並無其事伊竟以一片虛誑之詞面肆欺罔欲圖朦混邀恩殊無忌憚是以將伊革職發往黑龍江効力贖罪扎克塔爾於垂詢軍務時尚不敢信口揑飾冒功惟於方柴關追賊受降時是日各種情節不行詳細備陳意存隱飾諱敗爲勝其獲咎實在於此慶成扎克塔爾同係御前侍衛俱經殺賊立功並曾打仗受傷惟伊

二人情節既有不同則獲譴亦當有別且慶成係漢軍世家尤當通曉大義而扎克塔爾則係川省番目出身情稍可原且平素當差尚屬勤慎自應量加寬貸惟扎克塔爾既係番族在京管理旗務究非所宜此時若仍令在內當差任護軍統領蒙古副都統伊亦必不能將該管旗人認眞約束殊覺有名無實扎克塔爾著退去乾清門侍衛鑲白

旗護軍統領正紅旗蒙古副都統加恩留伊所得

三等男及恩騎尉世職並仍賞戴花翎著即回伊

本省四川地方交與總督勒保以副將差委補用

觀其後效並著將徵沿扎克塔爾及慶成兩人分

別核辦緣由通諭中外知之

初五日戊申陝甘學政馬履泰奏言竊聞叛逆滋

事勢甚猖獗仰仗

天威迅就撲滅不致蔓延凡陝甘兩省無不額手稱
慶臣 前據漢中等處府縣禀稱賊到處皆有內
應一呼而出從亂如歸實堪髮指先經楊遇春
楊芳多方勸令投誠皆冷笑不答迨大兵四合
投竄無門始縛首逆求降此乃一時力屈非眞
革面革心查兵丁作亂至於妄稱僞號破城戕
官屠害士民爲滔天之惡與饑民一時聚衆及

兵丁鼓譟旋即諭散但將爲首治罪者不同又
與賊勢方熾有肯投出者一切不問槩予安插
以開自新之路者事勢又復不一現在勁旅雲
集凡脅從之衆三千餘人業已盡散所剩賊黨
二百二十四名尚復何畏何疑即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不予駢誅亦應擬發索倫達呼爾及
新疆等處爲奴稍正刑章而肅紀律且令各處

新兵聞之咸知儆惕斂跡安分令不稍毫加罪

復令暫歸原營操防竊恐就事完事終非除惡

務盡之計奏入

上嘉覽之

同日德楞泰方維甸奏言竊臣方維甸於十月

二十一日行抵漢中與臣德楞泰會晤徹繹節

炎

諭旨將現在降匪指示辦法

聖訓嚴明臣方維甸與臣德楞泰及薛大烈楊遇春

再四商籌原擬拘喚前來審明分別定擬惟查

前次打仗兵不得力未能痛剿賊匪投降時實

緣自生悔心並非勢已窮蹙兵力既不足以制

賊臣德楞泰竊恐日久蔓延難以蕆事是以不

得已允其所請今若再按名拘喚又致驚懼不

安或生反側據薛大烈楊遇春僉稱降賊尚在
疑慮刻刻自防辦理稍急必致激成事端 臣等
再四熟籌目下惟有仰懇
皇上天恩緩以時日再行相機徐爲辦理將善後事
宜另行籌商具奏方爲穩妥 臣 德楞泰現蒙
恩補授西安將軍 臣 方維甸係本省巡撫楊遇春係
本省提督皆有地方之責斷不敢稍存大意自

貽後患再蒲大芳等於回營途次前經捕獲同
降後滋事之兵丁余大貴文貴二名業已正法
外近據華陽營參將何占鰲稟報有帶回原營
之新兵等拏獲已散遊匪在中途滋事之李相
連張仕朝二名亦經批令訊明嚴辦似此皆其
悔懼自贖之處臣等嗣後總當察看情形借事
懲辦以次消除庶衆心不致疑懼奏入

上諭內閣曰本日據陝甘學政馬履泰奏稱寧陝叛匪內曾充兵丁者二百餘名此等叛匪破城戕官屠害士民與一時聚衆及兵丁鼓譟旋即諭散者不同即不予駢誅亦應擬發新疆等處爲奴稍正刑章而肅紀律今不繇毫加罪復令暫歸原營竊恐終非除惡務盡之計等語嘉是覽之叛匪曾隸營伍膽敢糾衆倡亂罪在不赦即因其畏罪乞降

亦不過貰其一死已屬法外施仁豈有毫不加罪

仍令入伍食糧之理此事當德楞泰同倭什布奏

到時朕卽以其辦理錯謬已極當卽降旨詳晰訓

飭並將德楞泰等分別示以薄懲嗣經召見在廷

諸臣逐加諮詢僉稱無此辦法衆口一詞令馬履

泰亦有此奏可見德楞泰所辦壞法養奸實出情

理之外現已諭令全保方維甸會同德楞泰另行

遵旨將此二百二十餘犯分別妥爲定擬但德楞泰辦理之始惟會據方維甸先經奏稱設令該匪等仍歸原伍聚處南山竊恐復留後患此外並未有一人陳及除總兵以下各員職分較小無足責備外至如特淸額薛大烈豐紳楊遇春身任將軍提督均係一品大員當德楞泰擬令叛匪歸營時伊四人中豈無一人稍知顧慮心議其非者馬履

泰係一書生且未嘗吏事職任學政官階較小尚知以叛賊歸伍爲非直抒所見具摺入告特淸額等四人官職旣崇又均經宣力戎行歷練日久此次隨同德楞泰帶兵剿賊均係特蒙委任非尋常偏裨可比在軍營時凡遇打仗殺賊情形自應呈報德楞泰具奏以一事權至於受降散遣等事於善後大有關係彼時如另有所見即當向德楞泰

諭辨勸阻如例之不聽即應具實參奏何得束手旁觀隨同附和若竟以德楞泰所辦爲是則是伊四人同一肺腸其辦事眞識遠出馬履泰之下有愧專閫大員多矣特清額著革大烈豐紳楊遇春均著交部議處

同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全保方維甸日本日據

馬履泰陳奏寧陜叛匪二百二十餘名即不槩予駢誅亦應發遣等語所奏與朕旨及大廷公論相合正在降旨飭諭間適據德楞泰方維甸奏到會商情形之摺據稱降賊尚在疑慮辦理稍急必致激成事端籲懇緩以時日再行相機辦理將善後事宜另行籌商具奏並據奏稱嗣後總當察看情形借事懲辦以次消除等語太不成話錯謬益甚

是德楞泰等之意仍以此二百二十四名叛匪一時難於分別擬罪乃爲此緩以時日之請測探意旨試思叛匪等既各懷疑慮此時若不卽辦理則受降已久卽應將留存各兵全撤歸伍德楞泰方維甸係將軍巡撫亦各應回省蒞任是已相安無事何能遲之又久忽復將此二百二十餘人問擬罪名若德楞泰等仍駐該處留兵防守則該匪等

並形疑懼尤難保其不別生事端德楞泰全保方
維甸仍當遵照前旨會同籌商將乞降之蒲大芳
王文龍等及其餘叛匪或調集到營或帶兵分赴
各營傳齊明白宣諭以爾等曾隷營伍膽敢攻城
戕官罪大惡極今因爾等悔罪乞降蒙皇上法外
施仁貰爾一死但發遣之罪斷難倖免且發遣後
爾等仍得在外種地營生猶可安居樂業實屬格

外天恩若該匪等聞知果能束身聽命則定擬具
奏後可將現留之兵分起派大員押送該匪等行
出嘉峪關再行撤散此則事機之最順者設該匪
內或有抗傳不到則伊等現在歸營卽係兵丁經
將軍督撫傳之不至卽屬已降復叛抗違之罪已
無可辭卽當寘之於法若該匪等果有糾衆蠢動
等事則現留兵力尚有四千卽當乘此兵威殲洗

淨盡至其餘散遺之流匪等亦著明晰示諭此時
所辦係不遵約束之叛匪二百二十餘人與此外
散遺若無涉俾安其心自可不致再有勾結總之
叛匪如此肆惡萬無不加以罪名轉令入伍食糧
之理皆由德楞泰辦理錯謬所致令迅速另行區
處即或稍煩兵力其患尚小若因循日久此等獷
悍貌法之徒雜處內地後患滋大德楞泰全保方

維甸如能於此時妥爲辦理即該匪等或有抗拒
情事朕亦決不責以激變之罪若仍稽延觀望祇
顧一時日後養癰貽患設致別滋事端不特德楞
泰獲戾益重即全保方維甸亦不能辭咎矣至德
楞泰辦理此事昏憒糊塗意存遷就始則征調多
兵繼又頓兵不進粉飾具奏即如本日馬履泰摺
內稱寧陝叛匪先經楊遇春楊芳多方勸令投誠

皆冷笑不答直至大兵四合始縛首逆求降等語
可見該犯等並未勢窮力竭乞命歸誠明係德楞
泰授意楊遇春等招之使降乃前月兩次摺內猶
稱該匪等震攝軍威窮蹙乞降竟全係飾辭誑奏
本即應褫職治罪姑念伊前次剿辦教匪歷著勞
績特從寬宥即楊遇春楊芳等縱賊招降亦有應
得之罪今因帶兵需人暫免究辦若能及早妥辦

立功自贖尚當酌量加恩若再存草率延玩之見
則伊等種種謬妄之處朕一一存記將來罪上加
罪由其自取從前勲績朕亦槩不能曲爲保全矣
况數十萬生靈俱已辦理何獨於此二百二十四
名亂兵必欲廢法保全設將來各綠營見兵丁作
亂不過如此辦理再有效尤之舉皆此事作俑貽
患所損者大矣此等叛匪務在必辦即或竄入老

林深山㨿捕較爲費手此時亦不必慮及惟當一

意懲創用杜後患汝等之禍福所繫者小大清國

之政體所關者大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勒保曰德楞泰辦理寧陝叛

賊率令回營歸伍錯謬已極疊經降旨訓飭本日

據德楞泰等奏稱降賊業經歸伍若復拘傳到案

恐生反側懇請緩以時日相機徐爲辦理等語德

楞泰辦理此事始終未得把握竟須勒保前往會
辦方能妥協此時若俟該犯等有蠢動之信再行
調兵恐已緩不濟急著勒保預爲籌備即將原調
屯土各兵撤回歸伍者於路過成都府時截留駐
劄此外應需添調何項官兵並著酌量挑派仍先
時親赴陝西邊界以查閱營伍爲名巡緝防禦如
探聞德楞泰業已遵旨妥善辦竣則已若辦理不

善以致反生變亂卿即統領川兵入陝剿捕勉立
膚功再受顯爵勉之
同日慶溥奏言據均光營參將吉鳳稟稱世襲
雲騎尉官得祿帶兵赴各汛巡察十月十八日
巡至丁家營地方盤獲陝西叛逆一名劉朝供
係五郎鎮左營馬兵原籍均州今年衆人起意
鬧事為首的王文龍放小的探馬頭衆人將各

官殺死燒燬衙署我也在內小的乘勢搶了庫
銀二百兩並衣物等件卽越城逃走由洵陽搭
船直到均州丁家營地方被官兵盤獲等語該
叅將吉鳳現將該匪交均州監禁臣 查該匪罪
大惡極已咨會署督臣瑚圖禮將該匪劉朝提
省研審辦理恐此外尚有餘匪逃回楚境現經
飛飭各營汛地方文武嚴緝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慶溥曰慶溥奏於丁家營地方盤獲陝西叛匪劉朝一名咨會瑚圖禮提省審辦殊屬非是該提督本有頒發王命旗牌遇有此等緊要人犯理應恭請王命迅速辦理何必輾轉解省况該叛匪劉朝既經拏獲訊明供認曾充馬兵隨同王文龍滋事戕官並搶刼庫銀二百兩情真罪當更無須復行審訊且一經拏獲即在本境辦

理方足令匪徒等聞而知懼此後遇有陝省竄到
叛匪拏獲後嚴訊明確即一面奏聞一面即行正
法毋得再行解省審辦徒延時日

初九日壬子

上諭內閣曰兵部奏議處特清額等降三級調用毋
庸查級議抵實屬罪所應得但伊等均係武臣未
諳政體特清額薛大烈豐紳楊遇春均著加恩改

爲降四級從寬留任

初十日癸丑方維甸奉吉綸臣欽奉

諭肯將德楞泰於投誠叛匪率令歸營之處屢次詳

查緣賊匪皆鄉勇出身性情粗悍一時附和起

事本未計及如何結局不過欲搶掠一番各自

逃散嗣因遊匪日聚日多到處焚掠勢難散夥

已有追悔之心又因楊遇春楊芳素爲賊匪畏

服一聞該提鎮帶兵前來遂有投誠之意雖於拐里方柴關打仗之時官兵不甚得手而蒲大芳王文龍之意以官兵未獲全勝始肯受降若再縛獻渠魁或可將功折罪是以號未窮蹙哀懇愈堅當日情形實是如此至於此次調來官兵本多近年在軍營入伍之人其中性情桀驁不聽將弁約束者居多打仗時各存觀望之心

不肯奮勇出力帶兵大員等親見賊勢兵情甚

難辦理是以扎克塔爾薛大烈温春蘇勒芳阿

楊遇春豐紳田朝貴游棟雲楊芳九人公同商

酌以賊匪人衆自應暫准投誠當經轉稟德楞

泰代奏猶欲將此二百二十四人全歸寧陝鎭

城不行分散經德楞泰駁飭不准始令各歸原

營經　臣

各處訪察皆稱並非德楞泰一人主見

軍營亦無阻止之人是德楞泰辦理此事冒昧
錯謬尚非獨出已見專擅自用亦並無先往招
降預許歸伍情事至蒲大芳受傷一節曾向打
仗之弁兵跟役等屢次詢問僉稱九月十八日
官兵與賊攪殺一處有署陽營外委楊秀廷用
竹桿長矛將蒲大芳戳跌下馬連扎數矛旋被
賊黨搶去皆以爲該犯已受重傷迨投降後始

知身穿皮衣內有皮紙多層貼身裹護衣雖扎
破並未透肉惟腿上帶有傷痕等語 臣 查德楞
泰前摺奏稱蒲大芳已受重傷係據備弁傳述
之語並未細查而兩次續奏之摺又未分晰聲
明所奏係屬有因究未真確再德楞泰屢奉
嚴旨譴責十分惶懼近日以來痰多氣喘且覺言語
精神闕照不能周到 臣 詢之文武官員皆稱接

見時說及此事面有慚色祇云後悔無及未聞
怨望之語毛德楞泰將來到西安將軍任後有
無擅作威福是否小心任事之處自當留心察
査倘或任意妄爲卽行隨時具奏不敢徇隱所
有現在應辦事宜　臣　不動聲色密爲規畫與全
保楊遇春詳慎辦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全保方維甸曰本日方維甸覆

奏查明德楞泰前此受降情事所論極是賊匪乘官兵不能得勝轉向乞降明係有挾而求要以不得不准彼時扎克塔爾等九人轉稟德楞泰欲將二百二十四人全歸寧陜鎮城不予分散經德楞泰駁飭不准始令各歸原營是德楞泰見識較之扎克塔爾等尚屬彼善於此然彼時德楞泰總當一意主剿或竟將扎克塔爾等據實嚴參方爲正

辦況彼時東三省勁兵已到而四川屯土兵練又已行抵棧道儘可乘銳進攻乃彼時德楞泰聽信將佐之言不復再加駁飭率爾受降是此事究係德楞泰專主咎無可辭至揆以目下情形則官兵大半俱已撤回將領等亦所存無幾現在雖尚有官兵四千名在彼屯劄恐亦未必得力且叛賊等見官兵尚未全撤亦恐不無風聞各懷疑慮而兵

力又全不可恃此時辦理殊無把握然斷無如此
了局不加懲辦之理在德楞泰受降於先業經許
以各歸原營今欲再繩以法不免礙於情面難以
辦理殊不知德楞泰示信於叛匪者其事小而國
家綱紀廢弛其關係者甚大前經朕疊加訓飭伊
具有天良自當慚悚惕懼今方維甸摺內稱德楞
泰近日痰多氣喘且覺言語精神關照不能周到

方維何自係目擊德楞泰病勢不輕是以馳奏伊

既憂懼成疾不能辦理此事即在彼久駐亦屬無

益況伊係曾著勞績之人若竟因此不起亦殊不

值著方維甸察看伊病勢如果較重即當詳悉告

知並面爲寛慰以爾患病情形早經據實具奏皇

上念爾前此勦辦邪匪屢著勞績此次辦理寧陜

叛案糊塗錯謬已示薄懲亦不再加嚴譴令爾即

回西安將軍之任安心調理此事已派勒保前來督辦爾竟不必駐此亦無庸過爲憂懼仍一面將伊病勢如何據實速奏至此事辦理之法總當遵照節次所降諭旨將叛賊二百二十四名設法剿懲即因此激變甚至逃匿山林致煩搜捕亦事勢所不能已前諭勒保令將屯土兵三千名暫留成都省城並令勒保察探情形親身帶領赴陝剿辦

此時賊情叵測不能不怵以軍威現復諭知勒保即酌帶此項兵丁前來陝省全保方維甸應將近日辦賊情形飛咨勒保俟伊到時會同商辦勒保全保方維甸三人皆非前此受降之人與賊本無成言此時不難執法懲辦若叛賊果知畏懼國法聽候查辦朕仍當法外施仁貸以一死分別發遣完結實所深願若竟不服傳喚此即已降復叛抗

違之兆無可再追卽當整頓兵力一鼓殲除辦理淨盡但兵力是否敷用當與勒保悉心籌商隨宜酌調總期經理妥協毫無後患方爲不負委任

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勒保曰前經諭令勒保將原調屯土兵於撤回路過成都時暫留駐紮並親赴陝省邊界以查閱營伍爲名巡緝防禦該督接奉後自已遵照妥爲預備茲據方維甸覆奏查明德

楞泰接奉屢次嚴諭十分悔懼近復痰多氣喘且
覺言語精神關照不能周到等語看來德楞泰業
經錯悞於前許令該匪等撤回原伍此時即欲遵
旨分別遣戍自覺多所窒礙現在陝中光景竟非
德楞泰所能了事而全保方維甸究於軍務未能
熟練看來非勒保前往不可著勒保於接奉此旨
後一面偵探陝省辦理賊情若何一面即親帶留

駐省城之屯土各兵兼程速赴軍營與全保方維
甸當面籌商務臻妥善其四川總督印務令特淸
額暫行署理勒保到陝如該匪等束身歸命卽遵
照前旨分別定擬派令大員押送出嘉峪關分起
行走則事機尙爲順利倘或不能傳喚卽當酌量
情形示以兵威將此二百二十餘人拘集一處聽
候查辦設竟有糾集蠢動情事該督卽親統大兵

悉予勦洗勒保以隣省總督辦理此事且平日聲
威素著非如德楞泰與該叛匪等有成言在先碍
難措手此時惟當通籌大局妥協經理務令叛匪
有所懲創不致日久滋生事端此為至要
十四日丁巳德楞泰方維甸奏言臣等前奉
諭旨從前寧陝各營陳兵與新兵分四六配搭該省
竟未照辦致有今日之事茲當軍威大振之時當

將新兵分隸各營令陳兵數倍於新兵以資鈐束或新舊兵丁應行換班之時是否可以酌量調遣客爲妥議又續奉

諭旨寧陝新兵竟敢相率謀叛不惟所遺名糧無庸添募並可將營汛酌行裁撤若仍須安設營汛或竟全數移駐陳兵以資防守等因欽此仰見

聖訓精詳計深慮遠 臣 等實深欽服之至伏查寧陝

鎮屬各標營原設兵六千八十名多係鄉勇入伍及招募山內客民充補此次滋事者不過數百人餘皆安分守法且有隨同出征者若將此等新兵分隸各營另換陳兵入山不特區分形迹新兵或致驚疑抑且陳兵安土重遷勢難移撥惟有欽遵

諭旨裁減兵額歸併營汛略為規畫庶可以漸分其

勢 臣等與薛大烈楊遇春悉心熟籌擬於寧陝
屬之中左右城守並東江口華陽斜峪關七營
內裁減兵丁一千五六百名先儘現在缺額之
數裁去此後馬步缺出應以守兵遞拔所遺守
兵即行停募逐漸裁減其寧陝西路之西江口
營併入留壩營仍逐漸裁減兵四百名抵留六
百名該處與提屬之漢中協漢鳳營相連應改

歸固原提督管轄寧陝東路之孝義營兵四百
八十名毋庸裁減該處與陝安鎮屬之鎮安營
相連應改歸陝安鎮管轄共計裁減兵額約二
千名又改歸提督陝安鎮管轄一千八十名寧
陝所存額兵不過三千餘名庶人數漸少易於
約束稽查且將留壩孝義等營改歸他標使新
陳相間藉資鈐制將來裁至此次所定額數時

應否再行酌減之處屆期察看情形另行具

奏現在寧陝兵額既擬裁減所有分出營汛亦應

酌量歸併除夾嶺洵陽壩茅坪厚畛子方柴關

大山岔等處分汛均係往來要路仍擬酌留外

其餘分汛兵丁撤回本營各汛兵房即可毋庸

修理以節糜費又查漢中協新陳兵額除分出

各汛外祇有存城兵五百四十名陝安鎮城新

陳兵額除分出各汛外祇有存城兵一千三百名漢中興安兩府自連年用兵以來五方雜處人烟輳集不敷彈壓應將鋼廠新兵原額內移歸漢中府城三百名會家壩等分汛新兵移歸陝安鎮城三四百名祇移兵缺不移新兵嗣後遇有該營汛新兵缺出毋庸在原營募補另於漢中興安府城招募土著居民充伍如此辦理

不惟新兵漸少且係土著居民在本處食糧城
內兵房亦毋庸另行添建再新疆屯防兵丁五
年一換例於陝甘各營官兵內派往陝安漢中
陝兵即有換防之例惟寧陝新營及陝安漢中
新兵未經議及茲蒙
聖明指示具仰
睿照無遺自當遵

旨俟換防屆期卽勻出陝甘各營換防額數於寧陝
各營及陝安漢中新兵內擇其無家室者派出
前往新疆各城換班以分其勢每換一班往來
約須五六年與陳兵駐防日久更可使桀驁之
氣漸馴其換防營兵數目以及一切章程容俟
全保到時再會同詳酌分款開單續行陳
奏奚人

上命軍機大臣傳諭德楞泰全保方維甸曰寧陝鎮
屬各營新兵從前盡係招募鄉勇客民以致此次
有叛匪糾衆滋事之案現在地方寧謐所有各該
營兵額自應酌量裁減今據奏將城守七營逐漸
裁減兵一千五六百名其西江口營併入留壩營
仍裁減兵四百名共裁減兵額約二千名又改歸
提督陝安鎮管轄兵一千八十名寧陝所存額兵

不過三千餘名易於約束稽查至新疆換防一節
陝安漢中陳兵本有換防之例此次新兵自應一
律派往但派往時必須兼用陳兵使之形跡胥忘
自可相安無事桀驁漸消德楞泰等統俟全保到
彼會同籌酌妥辦然此皆係善後事宜而於降賊
二百二十四名如何辦理並未提及此係目前最
要之事前因方維甸奏德楞泰近日痰多氣喘且

覺言語精神關照不能周到等語朕慮德楞泰或因憂懼成疾殊深懸廑今摺內並未敘及患病一語看來德楞泰近日自漸向愈著仍會同遵照節次諭旨悉心會籌妥辦如果完善藏事尚可稍贖前愆也